

鶴林玉露

天集中

125  
● 15  
2

093  
402  
6484

安政七改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二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大承氣湯

周益公參大政朱文公與劉子澄書云如今是大承氣證渠却下四君子湯雖不為害恐無益於病爾嗚呼以乾淳之盛文公猶恨當國者不用大承氣湯況下於乾淳者乎然歷考往聖如孔子相魯而下大承氣湯固是對證大舜繼堯亦不免下大

鳥林玉露

卷之二

承氣湯信矣。文公之為名言也。益公初在後省龍  
入淵曾覲除閣門。格其制不下。奉詞而去。十年不  
用。天下高之。後入直翰林。覲以使事。還除節鉞。人  
謂公必不草制。而公竟草之。其詞云。八統馭民。敬  
故在尊賢之上。宜其不敢用。夫承氣湯也。

○魯隱公攝

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果攝。則春秋不稱公。  
春秋稱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此論未然。春秋雖

不書隱公居攝。而於兩書仲子之事。自隱然可見。  
夫母以子貴。世俗之情也。使桓不將立。則仲子特  
一生公子之妾耳。周王何為而歸其貺。魯國何為  
而考其宮。今也歸貺而不嫌。瀆亂之譏。考宮而加  
嚴事之禮。徒以桓之將為君也。桓將為君。則隱之  
攝著矣。或曰。隱攝則何以稱公。東坡曰。周公攝而  
克復子者也。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  
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此論

亦未然。周公之攝也。誥命之際曰。周公曰。王若曰。曷嘗自稱王乎。竊意魯史舊文。必著隱公攝位之實。去攝而書公。乃仲尼之特筆。一以著隱之不當。一以著桓之不當。五二者皆罪也。歐公論隱公。趙盾許止事。皆未明。春秋之旨。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者。正為微顯闡幽。若但直書其事。則夫人能之矣。何為游夏不能措辭哉。

○姦富

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為下。今之富者。大抵皆姦富也。而務本之農。皆為僕妾於姦富之家矣。嗚呼悲夫。

○貨色

一顧傾城。再顧傾國。色也。大者傾城。下者傾鄉。富也。貨色之不祥如此哉。

○孫吳

吳子之正。孫子之奇。兵法盡在是矣。吳子似論語。

孫子似孟子。

○子象為幹官

朱文公與慶國卓夫人書云。五哥嶽廟聞尊意欲  
 為經營幹官。差遣甚切。以為不可。人家子弟多因  
 此壞却心性。蓋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  
 宦。便為此官。逐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多  
 寬厚長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  
 下無吏民竊伺之憂。而州縣守令。執反出已下。可

以陵轍。故後生子弟。為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觸  
 事。憎然。愚意以為可。且為營一稍在人下。職事與  
 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與求幹官。乃  
 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前輩突入。以德至於  
 如此。卓夫人乃少傅劉公子羽之妃。樞密共父之  
 母。五哥即平甫。朱與劉蓋姻婭。初文公之父。韋齊  
 疾革。手自為書。以家事屬少傅。韋齊歿。文公年十  
 四。少傅為築室於其里。俾奉母居焉。少傅手書與

白水劉致中云於緋溪得屋五間器用完備又於  
七倉前得地可以樹有圃可蔬有池可魚木家人  
口不多足可以居文公視卓夫人猶母云

○算子

五代史漢王章不喜文士掌語人曰此輩與一把  
算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算子本俗語歐公據其  
言書之殊有古意温公通鑑改作授之握算不知  
縱橫不如歐史矣

○農圃漁樵

農圃家風漁樵樂事唐人絕句模寫精矣余摘十  
首題壁間每菘羹豆飯飽後啜茗一盃偃卧松  
息竹榻間令兒童吟誦數過自謂勝於吹竹彈絲  
今記於此韓偓云聞說經旬不啓關藥恩誰伴醉  
開顏夜來雪壓村前竹剩看溪南幾尺山又云萬  
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著無人  
喚過午醒來雪滿船長孫佐輔云獨訪山家歇還

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  
 飛黃蝶。薛能云。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晴時偶自  
 鉏。昨日春風欺不在。就床吹落讀殘書。韋莊云。南  
 隣酒熟愛相招。蘸甲傾來綠蒲飀。一醉不知三白  
 事。任他童稚作漁樵。杜荀鶴云。山雨溪風捲釣絲。  
 瓦甌蓬裡獨斟時。醉來睡著無人喚。流下前灘也  
 不知。陸龜蒙云。雨後沙虛古岸崩。漁梁移入亂雲  
 層。歸時月落汀洲暗。認得妻兒結網燈。鄭谷云。白

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舡移浦。風一尺。鱸魚新釣  
 得。兒孫吹火荻花中。李商隱云。城郭休過識者稀。  
 哀猿啼處有柴扉。滄江白石漁樵路。薄暮歸來雨  
 濕衣。張演云。鵝湖山下稻梁肥。豚栅鷄栖對掩扉。  
 桑柘影斜秋社散。家々扶得醉人歸。

○柳詩

唐人柳詩云。水邊楊柳綠煙絲。立馬煩君折一枝。  
 唯有春風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朱文公每喜

誦之取其興也

○進青魚

宋文帝時司徒義康顯撻朝權四方饋遺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品供御上嘗冬月啜柑歎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稱大供御者三寸上寢不能平義康旋以罪廢唐代宗謂李泌曰路嗣恭獻瑠璃盤九寸乃以徑尺者遺元載須其至議之賴泌一言嗣恭免罪而元

載竟誅呂許公不肯多進淮白魚蓋懲此也秦檜之夫人嘗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咎其失言與其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蓋青魚似子魚而非特差大爾

○即當曲

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綉盛河北賊紫金盞



酌壽王妃弄成晚歲即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俗  
所謂快活三郎者即明皇也小說載明皇自蜀還  
京以駝馬載珍玩自隨明皇聞駝馬所帶鈴聲謂  
黃幡綽曰鈴聲頗似人言語幡綽對曰似言三郎  
即當三郎也明皇媿且笑

○劉錡贈官制

逆亮窺江劉錡已病亦同扞禦未幾亮殲錡亦殞  
特贈太尉周益公行詞云岑彭殞而公孫亡諸葛

死而仲達走雖成功有命皆莫究於生前而遺烈  
在人可徐觀於身後讀者服其的切益公嘗舉似  
謂楊伯子曰起頭兩句須要下四句議論承貼四  
六特拘對耳其立意措詞貴於渾融有味與散文  
同

○廬州之變

宋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為都  
督奏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

心。社儒者不知變。繩束頓嚴。諸軍忿怨。統制鄒瓊  
率衆縛社。渡淮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報忽至。滿  
坐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  
飲至夜分。乃爲蠟書遣死士持遣瓊言。事可成。成  
之不可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公隸其衆困苦  
之邊。賴以安。南軒言符離之役。諸軍皆潰。唯存帳  
下千人。某終夕徬徨。而先公方熟寢。鼻息如雷。先  
公心法如何可學。

○無極太極

游誠之南軒高弟。嘗言易有太極。而周子加以無  
極。何也。試即吾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小發  
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  
極也。聞者服其簡明。其詩亦可愛。如東風未肯催  
桃李。留得疎籬淡淡香。平生意思春風裡。信手題  
詩不用工。閑處漫憂當世事。靜中方識古人心。皆  
有味。

○薛客

齊封田嬰於薛號靖郭君專齊之權嘗欲城薛客  
謂曰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釣不能牽碣而  
失水則螻蟻制焉今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  
以薛為苟為失齊雖隆薛之城至於天庸足恃乎  
乃不果城董卓積金帛於郿塢曰事成雄據天下  
事不成守此塢足矣人之智愚相遠乃如此

○能言鸚鵡

上蔡先生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  
夫何足道真能言之鸚鵡也朱文公曰今時秀才  
教他說廉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是會說義及  
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即所謂能言鸚鵡也夫  
下以言語為學上以言語為治世道之所以日降  
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為鳳凰鸞鷟唯恐  
其不在靈臺靈囿間不亦異乎

○賀雪表

黃伯廣代宰相賀靈表云。招來衆彥。無晝卧洛陽  
之人。激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詞意壯切。真宰  
相事也。李公甫表云。漢使齎氈。未必得匈奴之要  
領。楚軍挾纊。唯當堅祈父之瓜牙。語雖巧。頗牽彊。

○漢宮詩

唐李商隱漢宮詩云。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猶在  
集靈臺。待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盃譏武  
帝。求仙也。言青雀杳然不回。神仙無可致之理。必

矣。而君王未悟。猶徘徊臺上。庶幾見之。且胡不以  
一物驗其真妄乎。金盤盛露。和以玉屑。服之可以  
長生。此方士之說也。今侍臣相如正苦消渴。何不  
以一盃賜之。君服之而愈。則方士之說。猶可信也。  
不然。則其妄明矣。二十八字之間。委蛇曲折。含不  
盡之意。

○夜績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

得四十五日注謂每日又得半夜為四十五日也  
然則農之宵爾索綯儒之短檠夜誦豈可少哉胡  
澹菴書遺從子維寧曰古之君子學欲其日益善  
欲其日加德欲其日起身欲其日省體欲其日彊  
行欲其日見心欲其日休道欲其日章以為未也  
又曰日知其所亡日見其所不見一日不使其空  
俛焉其愛日如是足矣猶以為未也必時習焉無  
一時不習也必時敏焉無一時不敏也必時術焉

無一時不術也必時中焉無一時不中也其競時  
如是可以已矣猶以為未也則日夜者日之餘也  
吾必繼晷焉燈必親薪必然膏必焚燭必秉蠟必  
濡螢必照月必帶雪必映光必隙明必借暗則記  
嗚呼如此極矣然而君子人曰終夜不寢必如乳  
丘鷄鳴而起必如大舜坐以待旦必如周公然則  
何時而已耶范甯曰君子之為學也沒身而已矣

○狐裘障泥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蓋貴而能儉。若淵明十年著一冠。則言其貧也。

○心脉

教器之善察脉。嘗言心脉要細緊。洪備此三者。大貴大賢也。趙季仁舉似。謂余曰。此非論脉。乃是論學。余曰。小心翼々細也。務時敏。緊也。有容乃大。洪也。季仁曰。正是如此。

○吾翁若翁

漢高祖謂項羽曰。吾翁即若翁。此語理意甚長。左氏傳齊敗于鞞。晉人欲以蕭同叔子為質。齊人曰。蕭同叔子者。非佗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然則非自殺之。一聞耳。高祖之語。與此暗合。史謂不修文學而性明達。此類是也。項羽迄不殺太公。有感於斯言矣。乃知鷙猛之人。胸中未嘗無天理。特在於有以發之耳。

○呂惠卿表

九金聚粹共圖魑魅之形孤劍埋光尚負斗牛之氣此呂惠卿表也邪人指正人為邪如此人主于何而辨之。

○世事翻覆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為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主化離擇配左右以為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馬前奴也不可已而徧擇群臣貴顯無踰

大將軍者迄歸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杲宗躬負土之役勞苦萬狀後杲宗以外戚起家晉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杲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何所不有楊誠齋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君不見武昌柳春作金絲秋作帶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却長文秦時東陵千戶侯華蟲被體腰蒼髮漢初沛邑刀筆吏折腰如磬頭搶地蕭相厥初謁邵平中廷百

拜百不應言邵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萬  
事反覆何所無二子豈是大丈夫窮通流坎皆偶  
爾搏扶未必賢槍榆華背別是一天地醉鄉何曾  
有生死儂欲與君歸去來千愁萬恨付一盃

○二蘓

朱文公云二蘓以精深敏妙之文煽頰危變幻之  
習又云早拾蘓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余謂  
此文公二十八字彈文也自程蘓相攻其徒各右

其師孝宗最重大蘓之文御製序贊特贈大師學  
者翕然誦讀所謂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  
蓋紀實也文公每與其徒言蘓氏之學壞人心術  
學校尤宜禁絕編楚詞後語坡公諸賦皆不取唯  
收胡麻賦以其文類檣頌編名臣言行錄於坡公  
議論所取甚少

○了翁孫女

陳了翁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為一席食已必舉



一話頭令人家人登一日問曰並坐不橫肱何也其  
孫女方七歲答曰恐妨同坐者

○達賢錄

魏鶴山云某嘗以呂文穆夾袋冊韓忠獻甲乙丙  
丁集呂正獻掌記曾宜靖雌黃公議司馬公薦士  
編陳蜜學章蕙范正獻手記近世真忠蕭翹材館  
錄之類粹為一編名達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行  
已用世規模須是推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

不惟資人輔已濟一旦之用往々居德養才流風  
所被熏習演迤逮乎數世乃是先知先覺職分當  
然鶴山此論可謂任重道遠然薦士非難識士為  
難下和之識玉九方臯之識馬此豈有法之可傳  
哉若識鑒未至徒以偏駁錮滯之意見稱量摸索  
其不為王荆公者幾希荆公嘗曰當今可望者唯  
呂惠卿一人又曰章子厚才極高但為流俗所毀  
耳嗚呼翹材之所延夾袋之所載使盡如荆公之

選掄則是蛇虺之淵虎狼之藪也其流毒可勝道哉故量足以容君子識足以辨小人可以為大臣矣。

○太筭數

有日者謁黃直卿云善筭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亦有箇太筭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箇數亘古今不差

豈不優於子之筭數乎。

○論菜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于公卿皆是咬得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飲喫。

○晚學

高適五十始為詩為少陵所推老蘓三十始讀書  
為歐公所許功深力到無早晚也聖賢之學亦然  
東坡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巧梳頭下士晚聞道  
聊以拙自修朱文公每借此句作話頭接引窮鄉  
晚學之士

○九日詩

徐淵子九日詩云衰容不似秋容好坐上誰憐老  
孟嘉牢異烏紗莫吹却免教白髮見黃花時一朝

士和云呼兒為我整烏紗不是無心學孟嘉要摘  
金英蒲頭挿明朝還是過時花二詩興致皆佳未  
易優劣

○好人好事

豫章旋郎有題十一字云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  
做好事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為奇語吾鄉前輩彭  
執中云住世一日則做好人居官一日則做  
一日好事亦名言也

○盜賊脫身

自古盜賊如黃巢儂智高敗績之後皆能脫身自  
 免巢髻髮為僧題詩自贊有鐵衣著盡著僧衣之  
 句智高敗後唯金龍衣在或謂入海或謂奔大理  
 國淳熙間江湖茶商相挺為盜推荆南茶驢賴文  
 政為首文政多智年已六十不從曰天子無失德  
 天下無它譽將以何為群兒不聽以刃脇之龜勉  
 而從文政知事必不集陰求豹類已者一人曰劉

四以前油糴為業使服役左右辛幼安為江西憲  
 親提死士與之角困屈請降文政先與渠魁數人  
 來見約日束兵既退謂其徒曰辛提刑瞻視不常  
 必將殺我欲遁去其徒不可則曰寧斷吾首以降  
 死先後不過數日耳其徒又不忍乃斬劉四之首  
 使偽為已首以出而文政竟遁去官軍迄不知其  
 首級之偽也

○制詞失體

宋嘉定間加史丞相實封制云天欲治舍我誰也  
負孟軻濟世之才民不被若已推之挺伊尹佐王  
之略用經句而怙安然過諛失體勲德如韓魏公  
荆公草加官制不過曰保茲天子進無浮實之名  
正是國人退有顧言之行或謂荆公素不滿於魏  
公故無甚褒之詞非也王言之體當然耳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二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三

廬陵羅大經 景綸

○慶元侍講

宋慶元初趙子直當國召朱文公為侍講文公欣  
然而至積誠感悟且編次講義以進寧宗喜令點  
句以來他日請問上曰宮中常讀之大要在求放  
心耳公因益推明其說曰陛下既知學問之要願  
勉彊而力行之退謂其徒曰上可與為善若常得

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然時韓仇曹自謂有夾  
百之功。已居中用事。公因進對面諫。又約吏部侍  
郎彭子壽請對面發其姦。且以書白趙丞相云。當  
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干預朝政。仇曹於是謀逐公。  
忽一日御批云。朕聞卿耆老。當此隆冬。難立講。已  
除卿宮觀。內侍王德謙徑遣付下。宰相執奏臺諫  
給舍爭留。皆不從。時子壽出護使客。回則公已去  
矣。即上章攻仇曹云。昔元符間向宗良兄弟上緣

交通賓客。漏泄機密。陳瓘抗章劾之。謂自古戚里  
侵權。便為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即是亡國之本。亦  
如州縣之政。只要權出守令。若子弟親戚交通關  
節。則姦人鼓舞。良民怨咨。如瓘此言。不可不察。今  
仇曹所為。不止如宗良。而朝無陳瓘。莫能出力排  
之。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尚能逐之。使去  
後。用表佐諫。官尚能論之。使懼。不謂陛下始初政  
清明。有臣如此。乃無一人敢出一語。則其聲執可

知矣。上甚嘉納。謂宰相曰：佐曹是朕親戚。龜年是朕舊學。極是難處。宰相進兩留之說。且謂龜年性剛。乞宣諭留之。上曰：此人質直兼是。隨龍舊僚。四人兩人罷。一人憂去。只有龜年。有事肯來說如此。區處甚好。其晚忽降省劄。直批彭龜年。予郡宰相亦不知也。自是衆君子皆逐矣。上始初雖爲佐曹所誤。然二十一年。敬仁勸儉。如一日。天文示變。齊心露禱。禁中酒器以錫代銀。上元夜。葦熒燭清坐。

小黃門奏曰：官家何不開燕。上愀然曰：爾何知外間百姓無飯喫。朕飲酒何安。嘗幸聚景園。晚歸都人觀者爭入門。蹂踐有死者。上聞之深悔。自是不復出。文公格心之効。終不可泯。陳正甫草保安赦文云：朕寅畏以保邦。嚴恭而事帝。雖不明不敏。有慙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一毫從已之欲。真能寫出寧宗心事。天下誦之。

○生成吹噓

杜陵詩云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后山詩云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或謂虛實不類。殊不知生為造成為化。吹為陰噓為陽氣。執力量與日月字。正相配也。

○齊秦容

觀李斯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容與。觀齊人松柏之歌。則齊又以容亡。容何所不有哉。在吾所擇耳。子思孟軻荀卿子順。亦當時之客也。如時君之不用。

何用之。則秦之客又何足道。

○畏說

先君竹谷老人早登慶元諸老之門。晚年以其所自得者著畏說一篇。其詞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分。君子小人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曰。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是也。外則畏師友。古語曰。凜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



曰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  
 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  
 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故非禮不敢為非義不  
 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為之震掉一事有差則顏為  
 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  
 子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朋  
 儕師友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徧在妄行恣其  
 所欲吾懼其不自而為小人之歸也由是而之習

以成性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擢金  
 則不畏市人于士而至此不可以為士矣仲尼所  
 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夫人之所以必畏乎彼者  
 非為彼計也蓋將以防吾心之縱而自律乎吾身  
 也是故以天子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  
 天之威書曰成王畏天孰謂士大夫而可不知所  
 畏乎以聖賢之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  
 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不

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義大矣哉。余每以此自警。且以効切礎於朋友云。先君此說出。一時流輩潛心理學者咸以爲不可易。余同年歐陽景顏跋云。造道必有門。伊洛先覺以持敬爲造道之門。至矣盡矣。蓋敬德之聚也。此心纔敬。萬理森列。此身纔敬。四躰端固。絲勉強至成熟。此心此身。斂然法度中。可以爲人矣。然世之作僞。假真者。往往竊持敬之名。蓋不肖之實。內雖在。而色若厲焉。行無防檢。

而步趨若安徐焉。識者病之。至有効前輩打破敬字。以爲訕侮者。又有以高視闊步。幅巾大袖。而乞加懲絕者。一世傑立之士。欲哀救之。而志不能遂。近世葉水心作敬亭後記。至不以張思叔之言爲然。謂敬爲學者之終事。僕深疑焉。近因校文至澧陽。謁竹谷羅先生。以所著畏說見教。僕醒然若有所悟。嗚呼。畏即敬也。使人知畏。父母畏尊長。畏天命。畏師友。畏公論。一如先生所言。欲不敬得乎。每

事有所持循而畏則其敬也莫非體察在已實事  
見面益背臨淵履氷以偽自蓋者能之乎高視闊  
步幅巾大袖假聲音笑貌以為敬求之於父母兄  
長師友之間多可憾焉人其以敬許之乎蓋先生  
以實而求敬故其敬不可偽世人以虛而求敬故  
其敬或可假是說也羽翼吾道其功豈淺淺哉至  
此則敬不可偽為而攻持敬者當自思矣

○勸行樂

宋紹熙甲寅太學諸生擬勸行樂表云周公欺我  
願焚酒誥於通衢孔子空言請束孝經於高閣以  
勸為諷字々有來歷

○秀州刺客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  
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為刺客徐  
問曰豈非苗傳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  
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為賊

用况公忠義如此。豈忍加害。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姦細。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麈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殆是唐劍客之流也。

○南軒六詩

張宣公題南城云。坡頭望西山。秋意已如許。雲影度江來。霏々半空雨。東渚云團々。凌風桂宛在水之東。月色穿林影。却下碧波中。麗澤云長哦。伐木詩。佇立以望子。日暮雁鳥歸。門前長春水。濯清云芙蓉。豈不好。濯々清漣漪。采去不盈把。惆悵暮愁飢。西嶼云。繫舟西岸邊。幅巾自來去。嶋嶼花木深。蟬鳴不知處。采菱舟云。散策下亭舸。水清魚可數。

却下采菱舟乘風過南浦六詩閑澹簡遠德人之言也

○族譜引

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入易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老蘓族譜引云服始于衰而至於總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予喜不慶憂不予則塗入也吾所與相視如塗入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

身也悲夫正淵明詩意詩字少意多尤可涵泳

○幸不幸

胡澹庵乞斬秦檜得貶廬溪先生王廷珪字民瞻以詩送之云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亦貶辰陽太府寺丞陳剛中字彥柔以啓賀之云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瞻論事喜極庭經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誰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為小朝廷之謀知無不

言願請尚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亦  
安遠宰廬溪晚年孝宗召赴闕除直秘閣二子扶掖上殿亦予官壽踰九十寺丞竟死安遠無子其妻削髮為尼幸不幸之不同如此吉州吉水縣江濱有石材廟隆祐太后避虜御舟泊廟下一夕夢神告曰速行虜至矣太后驚寤即命發舟至章貢虜果躡其後追至造口不及而還事定特封廟神為剛應侯寺丞南行題詩廟柱云疏爵新剛應論

切舊石材能形文毋夢還訝使人來左氏傳使人來矣正謂逐

客事見六一集海市為誰出衡雲豈自開乞靈如見告逐

客幾時回卒不如其願悲未

○德行科

揚誠齋初欲習宏詞科南軒曰此何足習蓋相與趨聖門德行科乎誠齋大悟不復習作千慮策論詞科可罷曰孟獻子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二周室去班爵之籍孟子已不能道其詳孟子亦安能

中今之詞科哉。晚年作詩示兒云。素王開國道無  
臣。一榜春風放十人。莫羨榜頭年十八。舊春過了  
有新春。

○記夢詩

昌黎記夢詩末句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  
巢神山。朱文公定寧字作能字。謂神仙亦且護短  
憑愚。則與凡人意態不殊矣。我若能屈曲諂媚自  
在世間可也。安用巢神山以從汝哉。正柳下惠枉

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之意。只一字之差。意  
味天淵。負別。

○忍事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下  
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姓名。名之陳為里。監門里吏  
掌筭。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筭吏去耳。引餘之案  
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  
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泚水上。而耳事

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  
忍小耻小忿彼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豈與瑣瑣  
者校乎東坡論子房穎濱論劉項專說一忍字張  
公藝九世同居亦只是得此一字之力杜牧之云  
包羞忍耻是男兒

○五教三綱

舜命契敷五教孟子以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  
友是也左氏傳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

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夫朋友而言婦姑又曰  
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  
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  
婦聽而婉五者之中唯兄弟婦姑專主於和順至  
於君雖得以令臣不可違於理而妄作臣雖所以  
共君不可貳於道而曲從父慈其子必教以義方  
子孝其父必箴其闕失夫以和倡婦尤當制之以  
義妻以柔從夫尤當自守以正蓋三者乃三綱也



所繫尤重故於睦雍敬愛之中心有檢防規正之道庶幾各盡其分而三綱立矣

○二罪人

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腑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淪浹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鍼砭

○利害

朝廷一有計校利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一有計校利害之心便非儒學紹興間張登爲尤溪宰視事之日請邑之耆老人士相見首問天字以何字對皆曰地又問日字以何字對皆曰月又問利字以何字對皆曰害張曰誤矣人只知以利對害便只管要尋利去人人尋利其間多少事利字只當以義字對因詳言義利之辨一揖而退

○物無小

豺能殺虎鼠可害象一夫足以勝禹二戶可以亡秦

○范睢蔡澤

范睢蔡澤皆辨士太史公以之連傳然睢願危澤明坦睢幽陰詭秘危入骨肉全是小人意態澤方入關便宣言欲代睢至其所以告睢者皆消息盈虛之正理睢必侯澤反覆以禍福曉之乃肯釋位澤為秦相數月即告老為客卿以終進退雍容過

罪遠甚雖然後之君子固權吝寵如狡兔之專窟如猩猩之嗜酒老死而不知止受禍而不之覺者是又在范睢下矣

○江月句

孟浩然詩云江晴月近人杜陵云江月去人口數尺子美視浩然為前輩豈祖述而敷衍之耶浩然之句渾灑子美之句精工

○建茶

陸羽茶經裴汝茶述皆不載建品唐末然後北苑  
出焉宋朝開寶間始命造龍團以別庶品厥後丁  
晉公漕關乃載之茶錄蔡忠惠又造小龍團以進  
東坡詩云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吾  
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茶之為物滌昏  
霽滯於務學勤政未必無助其與進荔支桃花者  
不同然充類致義則亦官官妾妾之愛君也忠惠  
直道高名與范歐相亞而進茶一事乃儕晉公君

子之舉措可不謹哉

○救荒

宋皇祐間吳中大饑范文正公領浙西乃縱民競  
渡與僚佐日出蕪湖上諭諸寺以荒歲工價廉可  
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倉敷吏舍日  
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郵荒政游蕪興作傷財  
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  
貧者使工伎傭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至轉

徙填壑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唯杭饑而不害  
 近時莆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侍郎陳  
 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剝歛民財興無益之土木  
 公為此邦之望盍白郡禁止之正仲笑曰子過矣  
 建塔之役寺僧能自為之乎莫非傭此邦之人為  
 之也歛之於富厚之家散之於貧窶之輩是小民  
 藉此以得食而贏得一塔耳當此荒歲唯恐僧之  
 不為塔也子乃欲禁之乎

○蘓白

東坡希慕樂天其詩云應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  
 淺道根深然樂天醞藉東坡超邁正自不同魏鶴  
 山詩云湓浦猿啼杜宇悲琵琶彈淚送人歸誰言  
 蘓白名相似試看風騷赤壁磯此論得之矣

○于寶

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晉于寶一吏進曰乃  
 于寶非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于字下

注曰晉有于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

○帷帳

宋紹興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一卷文甚奇而第四韻押運籌帷帳考官以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出院以語周益公公曰有司誤非作賦者誤也史記正是帷帳漢書乃作帷幄

○字義

宋壽皇問王季海曰龍聾字何以從龍從耳對曰小

海經云龍聽以角不以耳荆公解蔗字不得其義  
一日行圃見畦下蒔蔗橫瘞之曰它時節々皆生  
公悟曰蔗草之蔗生者也字義固有可得而解者  
如一而大謂之天是誠妙矣然不可強通者甚多  
世傳東坡問荆公何以謂之波曰波者水之皮坡  
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也荆公字說成以為可亞六  
經作詩云具折湖龍去字書存開闢神機有聖孫湖  
海老臣無四目漫將糟粕汗脩門正名百物自軒

輟野老何知強討論。但可與入漫醬。豈能念鬼  
哭黃昏。蓋蒼頡四目。其制字成天。兩粟鬼夜哭。漫  
說之句言。知者少也。

○前輩志節

胡忠簡公為舉子時。值建炎之亂。團結壯士。以保  
鄉井。隆祐太后幸章貢。虜兵追至廬陵。太守揚洲  
棄城走。公所居曰薊城。距城四十里。乃自領民兵  
入城。固守市井。惡少乘間欲攘亂。斬數人。乃走張勝。

責揚洲棄城之罪。募人收捕。洲懼自歸。隆祐隆祐  
赦之。降勅書諭胡銓事。定新太守來。疑公有它志。  
不敢入城。公笑曰。吾保鄉井耳。豈有它哉。即散遣  
民兵。徒步歸薊城。揚忠襄公少處郡庠。足不涉茶  
坊酒肆。同舍欲壞其守。拉之出飲。託言朋友家。實  
娼館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娼艷粧而出。公愕然。疾  
趨歸齋。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責。人徒見忠簡以  
一編修官。乞斬秦檜。甘心流竄。忠襄以金陵一倅。

嗚罵兀木視死如歸豈知其自為布衣時所立已  
卓然矣

○詩勉邑宰

王梅溪守京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  
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盃酒使君端為庶  
民斟邑宰皆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  
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  
視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

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盃酒便煩  
散作十分春蓋祖述梅溪而敷衍之

○常平

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司馬溫公云此三代聖人  
之法非李悝耿壽昌所能為也陳止齋曰周禮以  
年之上下出斂法蓋年下則出恐穀貴傷民也年  
上則斂恐穀賤傷農也即常平之法矣孟子曰狗  
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檢字一

本作歛。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歛之。塗有餓殍，凶歲也。法當發之。由此而言，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秦周耳。真非耿李所能為也。

○簡易

郭冲晦謂劉信叔曰：處事當以簡易，何則？簡以制繁，易以制難，便不費力。乾坤之大，所以使萬物由其宰制者，不過此二字。況於人乎？冲晦此論，可謂

洞見天地萬物之理。且以用兵言之，轉信多多益辦，只是一簡字。狄武襄夜半破崑崙關，只是一易字。

○大乾夢

廖德明字子梅，朱文公高弟也。少時謁夢大乾，夢懷剝，侯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視其題字曰：宣教。即廖某，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即宰闈，請迂者及門，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朋交相勉。



乃質之文。公曰：待徐思之。一夕忽叩門曰：得之矣。因指按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為筆，不能為硯；劍止能為劍，不能為琴。故其成毀久速，有<sub>二</sub>一定不易之數。唯人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兼該。固有朝為跖而暮為舜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充<sub>三</sub>庸德性<sub>一</sub>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蒂。子晦拜而受教。後把麾持節官至正郎。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三

嘉文三以

